

距今1400多年前，太原出了一位杂家，名叫王劭。之所以称他“杂家”，是因为他无书不读，兼通儒、道，对孔孟思想、老庄哲学、算命看相、捉鬼画符都来者不拒。他在南北朝的北周做过官，后来归顺隋朝，成为隋文帝身边的高级秘书。

有一天，王劭上朝，向隋文帝提出一条稀奇古怪的建议：“今温酒及炙肉，用石炭火、木炭火、竹火、草火、麻蓼火，气味各不同。以此推之，新火、旧火，理应有异。伏愿远遵先圣，于五时取五木以变火，用功甚少，救益方大。纵使百姓习久，未能顿同，尚食内厨及东宫诸王食厨不可不依古法。”（《北史》卷35《王慧龙传附五世孙王劭传》）

王劭的意思是说，用不同的燃料加热同一种饮食，会带来不同的味道，例如温酒和烤肉，分别用石炭、木炭、竹子、干草、麻秆点火，用来烫酒或烤肉，酒香和肉香均有差异。由此推测，刚刚通过钻木取火获得的“新火”与用了很久的“旧火”肯定也不一样，新火应该比旧火更好。所以，王劭建议隋文帝向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学习，定期钻木取火，尤其是在每年的初春、初夏、孟夏、初秋、初冬到来时，一定要用桑木、榆木、桃木、槐木、柳木等5种木材，钻出5种“新火”，保佑江山社稷。老百姓顽固不化，可能不愿钻木取火，那么就先从御厨房和东宫太子的厨房开始，试点推广，以点带面。

王劭的建议有科学道理吗？肯定没有。咱们都学过初中化学，知道燃烧的本质就是化学键在持续断裂过程中释放出光和热，无论钻木取火的火，还是灶膛里的火，都是氧化还原反应，根本没有新旧之分。至于用不同的燃料烹煮食物会产生不同的风味，那纯粹是因为锅没盖严实，燃料里的芳香族化合物把食材“污染”了，这与火本身并无关系。所以，当唐朝人修撰《隋书》，评价王劭这个人时，对他颇有微词：“好诡怪之说，尚委巷之谈，文词鄙秽，体统繁杂。……徒烦翰墨，不足观采。”（《隋书·王劭传》）王劭爱讲奇谈怪论，推崇街谈巷议，辞藻粗鄙污秽，体例杂乱无章，只是浪费笔墨，没有观赏价值。

然而，王劭的建议还是有用的，虽说没有科学价值，但是却有历史价值，因为他给隋文帝列举各种燃料时，提到了“石炭”。石炭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煤炭。隋朝初年的王劭提到煤炭，说明中国人利用煤炭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隋朝初年，即1400多年前。实际上，中国用煤的历史肯定更早，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方志著作《豫章记》有云：“县有葛乡，有石炭二顷，可燃以爨。”江西有个地方叫葛乡，发现200亩露天煤田，可以采作燃料，用来煮饭。而根据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成果，在距今5000年前的凌家滩文化遗址当中，已经发现用原煤雕刻的煤雕。

我们今天读唐诗，偶尔还能读到唐朝人用煤的记录。比如初唐诗人李峤的《墨》：“长安分石炭，上党结松心。”这是用煤做墨。再比如晚唐诗僧贯休的《寄怀楚和尚》：“铁盂汤雪早，石炭煮茶迟。”这是用煤煮茶。

唐朝人有没有普遍用煤做燃料呢？暂时没有文献



记载。但是到了宋朝，煤炭已经成为普通城市居民习以为常的燃料。

苏轼写过一首长诗《石炭行》（一名《石炭并引》），专门描写和赞颂煤炭。这首诗开头小序写道：“彭城旧无石炭。元丰元年十二月，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，以冶铁作兵，犀利胜常。”彭城即江苏徐州，苏轼在那里当过知州（市长），就在他主政徐州的公元1078年腊月，当地发现一片煤田，从那里开采的煤炭最适合冶炼兵器。

比苏轼晚出生将近50年的宋朝官员朱弁著有《曲洧旧闻》一书，该书第四卷回顾苏轼的《石炭行》，然后又说：“今西北处处有之。”在北宋境内的山西、陕西等西北区域，煤炭已经随处可见。

南宋后期，著名诗人戴复古在五言律诗《萍乡客舍》的后半部分写道：“小阁无聊坐，征衣不耐寒。地炉烧石炭，强把故书看。”说明江西萍乡的一家旅店用煤炭取暖。

南宋最著名的诗人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说：“北方多石炭，南方多木炭，而蜀又多竹炭。”北方人多用煤炭，南方人多用木炭，四川人多用竹炭。

元朝初年，曾经生活于南宋宫廷的宫女吴昭淑撰写小词《忆

江南》，回忆起南宋时期在江南过冬的温馨场景：“坐拥地炉生石炭，灯前细雨好烧香，呵手理丝簧。”可见南宋宫廷也使用煤炭。

最夸张的说法出自南宋文人庄绰的《鸡肋编》：“昔汴都数百万家，尽仰石炭，无一家燃薪者。”当年北宋首都开封几百万户居民，家家用煤炭做燃料，没有一家使用木柴。

庄绰的说法肯定有水分。第一，北宋开封城区极盛时期才150万人，不可能有“数百万家”；第二，我们在《宋史》和《宋会要辑稿》里都可以找到北宋开封居民买木柴和木炭的记录，“无一家燃薪”是不可能的。

不过北宋开封确实是“用煤大户”，因为《宋史·职官志》说，宋徽宗在位时，开封城中仅仅是官府开办的“石炭场”就有25座，负责从煤炭产地采购煤炭，以及向普通市民出售煤炭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也记载，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在位时，由于官办石炭场垄断煤炭销售，“市直遽增，皆不便民，诏罢平准务及官鬻石炭。”煤价飙升，影响百姓生活，下诏废除煤炭专卖制度（后来又恢复了），允许民间经营。我们可以推想，假如当时开封多数居民都不用煤，那么官府又何必搞煤炭专卖呢？

在宋朝买煤要花多少钱呢？《宋会要辑稿》里有一段历史，说的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，即公元1013年，农历腊月初六，因为“大雪苦寒，京师鬻炭者每秤钱二百”，大雪封城，炭价涨到每秤200文，于是宋真宗“令三司出石炭四十万秤，减市价之半，以济贫民”，吩咐中央财政机构拿出40万秤煤炭，按每秤100文的优惠价卖给穷人。

在这里，“秤”是重量单位，每秤15斤。然而这“斤”又属于宋斤，与今天的市斤和公斤都不一样。怎么转换成公斤呢？按照宋朝最标准的度量衡，1秤必须严格等于1斗水的重量，而当时1斗为6公升，装水6公斤，所以1秤就等于6公斤。前面说过，宋真宗规定的煤炭优惠价是每秤100文，即100文铜钱能买6公斤煤，每公斤售价约为17文。

花17文铜钱买1公斤煤，这个价格对北宋老百姓来说算不算贵呢？其实已经很贵了。在北宋中叶，开封工薪阶层月收入只有几千文，不吃不喝全用来买煤，也只能买到一二百斤而已。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北宋开封风俗宝典《东京梦华录》里才会有关冬天早上临街商铺售卖洗脸水的现象——煤太贵了，小门小户单独生火烧水太不划算。

宋朝用煤的城市肯定不止开封这一座，一些县城也会用煤。仍据《宋会要辑稿》，宋神宗熙宁七年，即公历1074年，湖北荊州江陵县的县尉陈康民上奏朝廷，请朝廷从产煤区调拨一批煤炭到江陵，说明江陵县对煤也有需求。

宋朝的产煤区位于哪里呢？江陵县尉陈康民的奏章里说：“其石炭，自于怀州九鼎渡、武德县收市。”从怀州的九鼎渡和武德县收购煤炭。怀州即今河南焦作，今天的焦作仍旧是煤炭产区。

又查《宋史·陈尧佐传》，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（1016），北宋大臣陈尧佐担任“河东路转运使”期间，奏请朝廷开恩免税：“（河东路）以地寒民贫，仰石炭以生，奏除其税。”河东路百姓主要靠开采煤炭为生，希望朝廷免除他们的开采税。宋朝的“路”相当于现在的省，河东路其实就是山西省。山西百姓“仰石炭为生”，说明宋朝山西已经是产煤大省。

千年时光转瞬即逝，如今科技飞跃，新能源正在逐步取代化石燃料，为了减少碳排放，煤炭终将退出历史舞台。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咱们现代人更有必要多了解一些用煤的历史，了解古人在采煤和用煤方面做出的努力。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连载



■ 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作为作家，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不求充当精神导师，能够适当地保持自己的尊严、优雅，在自我修养的前提下作好学问已经殊为不易，否则，在这浮躁喧嚣的时代，面对神鬼不惧的人们，你还能指望去引导谁的精神呢？

河北埋葬了有清一代帝王们的文治武功和家丑国耻。从东陵到承德，帝子后妃的身影和秘事奇谭影影绰绰，康熙盛世足可流芳。在避暑山庄的“曲水荷香”小憩，望着文津阁的黑色琉璃瓦，我由衷感佩这一对祖孙尊儒重道的情怀和文化功德。康熙主持编撰万卷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《康熙字典》，乾隆朝纪晓岚率360多位官员编成8亿字的中华最大百科全书《四库全书》，敕建皇家藏书楼4处：文渊阁、文津阁、文溯阁、文澜阁，来储藏《四库全书》，称“内廷

四阁”。因江南文人云集，又缮写三部，分藏扬州文汇阁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，称“南三阁”，成千古盛事。惜文宗、文汇二阁毁于太平天国之乱，文源阁在火烧圆明园时成为飞灰，而沈阳故宫中的文溯阁藏书，居然在一个时期被卷了炮仗皮！

一个文化人遭轻慢的时代，传统文化是割裂的。礼崩乐坏、道德沦丧，归根结底是文化的问题：一个民族能否遵循恪守她的传统文化，是国民性塑造的先决条件。文化不是坚船利炮，却足以提振精神和自信心，于国于民莫不如此，和平时代尤为重要。乾隆一生写了40000多首诗，几无存世，他却被当时后世文人推崇赞颂至今，风流未被历史雨打风吹去。

清入关后，康熙为保持八旗子弟的战斗力，不使一个

马背上的民族蜕变成为斗蛐蛐遛鸟的纨绔子弟，在承德开辟了木兰围场，并将秋狝大典定为祖制，用打猎的形式进行军事演习，北控满蒙。然而，汉文化的力量太强大了，那些志得意满的八旗子弟渐渐被纸醉金迷、声色犬马所腐化，

上不得马拉不开弓，摇着纸扇挺着肚腩听书看戏，秋狝真成了典礼和形式。满洲族、商贾时为肃慎，隋唐时为靺鞨，后为女真，建金，为克明（火）而改为清（水），可谓源远流长。然而入关200余年后，竟连母语也丧失，完全汉化了。丰宁满族自治县，满族人口占60%以上，实则多为山西、山东人，当年山西人走西口跑偏了的、山东人闯关东走不动了的，都在此落了脚。国家的民族政策是：只要你和满族人沾亲带故，就可以由汉改满。接待我们的丰宁县旅游局局长是山东人，汉族，他亲哥却是满族，原因是他的老丈人是满人，就改了。当年清廷用满汉一家来巩固统治，而今真是满汉一家了。这使我想起古罗马人侵古希腊的故事：古罗马宗教中原本只有三位主神，灭亡古希腊后，接受了希腊诸多神祇，渐渐被希腊同化，甚至好几代帝王都是希腊人！文化的力量何其强大，而曾几何时却把文化和文化人弄得如此尴尬！

三

从丰宁县城到县属坝上草原竟有240公里，天地何其辽阔也！这一片丰美的草原远处群山环绕、奔腾起伏，是一块盆地。当年成吉思汗铁木真在此风水宝地建有行宫。元朝帝国的疆域堪称世界奇观，令人惊叹，几乎覆盖了亚欧大陆。铁骑弯刀所到之地，也将宗教文化散播融合。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过印度。当年印度的佛教几无痕迹，而莫卧儿王朝留下的伊斯兰教建筑比比皆是，信徒有一亿两千万之众。莫卧儿就是蒙古，帝国全盛时期，几乎统治了整个印度次大陆！